

21 世纪以来欧盟对非洲政策

——基于新殖民主义性质的分析

简 军 波 杨 昭

内容提要 21 世纪初以来，欧盟对非政策经历了深刻调整，主要表现为：在战略上，朝向构建“平等伙伴关系”，以摆脱过去“援助者—受援者”关系；在经济上，推进《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以放弃对非单边优惠，构建互惠经贸关系，同时通过“全球门户”计划重点促进对非基建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在安全与防务上，主要推进在非洲维和与反恐行动，在非洲之角、几内亚湾和萨赫勒等地区打击海盗和实施多重反恐行动。尽管欧盟对非多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且有所创新，机制化程度也日益提高，形式上的关系平等化逐步增强，但是从根本上看，欧盟对非政策依然包含深刻的新殖民主义性质，主要体现为：欧盟在对非合作中巩固并利用实力优势，维持双方不平等关系；对非实施政治和军事干涉并寻求控制；造成对非经济剥削以及非洲对欧盟市场的高度依附；对非洲进行认同塑造；在多个领域对非洲社会造成破坏。未来，非洲只有加强自身内部团结并与南方国家进行更深入合作，才能真正从欧盟新殖民主义束缚中脱离出来，实现真正的欧非平等关系。

关键词 欧盟对非洲政策 新殖民主义 平等伙伴关系 独立自主

作者简介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上海 200433）；杨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博连读生（上海 200433）。

2000 年，欧盟与非洲国家举行首届欧非峰会，共同确立未来双方将建构平等伙伴关系。2007 年，欧非第二届峰会（里斯本峰会）通过《欧盟与非洲战略伙伴关系》文件，预示着欧盟与非洲正式开启“平等伙伴关系”建设历程。^① 为

^①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Africa – EU Strategic Partnership: A Joint Africa – EU Strategy,” December 9, 2007,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r/97496.pdf, accessed November 2, 2023.

适应或推动欧非关系新变化,2005 年和 2020 年,欧盟分别颁布了对非政策指导文件。在 2020 年颁布的《对非全面战略》文件中,欧盟明确其与非洲伙伴关系将聚焦于 5 个方面,包括绿色转型与能源、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增长和就业、和平与治理、移民和流动性。^① 2021 年,欧非签署“后科托努协定”,双方重申上述五大合作领域。纵观 21 世纪初以来的对非政策文件,欧盟试图在对非关系上实现两大目标转变:其一,推动过去“援助者—受援者”不平等关系向平等伙伴关系转化;其二,实现对非关系领域多元化和进一步深化,将过去在《洛美协定》中所规定的经贸交流、政治合作与发展援助三大交流支柱转变为气候变化、绿色、移民、数字、安全等更多元化、更细化的合作领域,并制定更详细的实施方案。^②

鉴于欧盟从 21 世纪初开始从战略上调整对非关系,向所谓“平等伙伴关系”转化,西方部分学术研究有意淡化欧盟对非政策实际上存在日益加深的殖民主义嫌疑,比如有学者认为建立伙伴关系将为非洲长期发展赋权。^③ 可以说,基于二战后殖民体系瓦解,尤其是 21 世纪初以来欧盟对非政策“平等化”转向,西方主流学术界较少关注欧盟对非政策的殖民主义色彩,或认为目前欧非关系早已超越新殖民主义范畴。^④ 在此背景下,也有非洲人质疑欧美对非政策的新殖民主义性质。伊多姆·因亚布里 (Idom T. Inyabri) 写道:“非洲学者什么时候会克制自己,不把我们的问题视为主要由外部阴谋造成的……令人震惊的是,在恩克鲁玛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我们仍然坚持以一种外部固定的模式来破解我们的困境。我们知道,一些非洲人会坚持认为,非洲的所有政变和反政变幕后都有遥远的欧美势力插手。但是既然冷战结束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东非地区的种族或部落战争和竞选危机归咎于新殖民主义呢?”^⑤ 尽管这种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意

-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with Africa,” March 9, 2020,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0/651965/EPRS_BRI\(2020\)651965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0/651965/EPRS_BRI(2020)651965_EN.pdf), accessed November 2, 2023.
- ② Pınar Akpınar, Nienke van Heukelingen, Oguz N. Babüroglu and Fatin R. Durukan, “A New Formula for Collaboration, Turkey, the EU and North Africa,” Sabancı & Clingendael Report, March 2022, p. 8.
- ③ Sibylle Scheipers and Daniela Sicurelli, “Empowering Africa: Normative Powering EU – Africa Relation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5, No. 4, 2008, pp. 607 – 623.
- ④ Stelios Michalopoulos and Elias Papaioannou, “European Colonialism in Africa is Alive,” Project Syndicate, July 30, 2021,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europe-africa-colonial-era-lasting-effects-by-stelios-michalopoulos-and-elias-papaioannou-2021-07>, accessed November 2, 2023.
- ⑤ Idom T. Inyabri, “Neo – Colonialism,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Bane of Neo – Essentialist Theorising in Current African Literature,” *Journal of African Philosophy, Culture and Religions*, Vol. 4, No. 1, 2015, pp. 25 – 26.

意味着非洲学者在反思非洲治理能力和自身问题，但同时也几乎否定了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对非洲仍然实行殖民主义政策的可能性。

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学者没有忽略欧非关系实际上的不平等性。有学者认为，尽管欧非正在打造所谓“平等伙伴关系”，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欧非关系仍将长期处于不平等状态；^① 或认为欧盟仍将长期视非洲为传统势力范围。^② 也有学者从发展等特定领域出发，指出欧盟制定对非援助政策存在由欧盟主导、对非贡献有限、援助政策缺乏持续资金来源等问题；^③ 或指出冷战结束后欧盟调整对非援助政策主要出于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和大国竞争的考量，而非为了推动双方关系真正平等化。^④ 尽管如此，国内学者对欧非关系“平等化”背后不平等关系实质的讨论尚不深入，仅仅指出不平等现象的存在，甚至肯定平等化趋势的真实性。

面对学术界对欧盟非洲政策新殖民主义性质的部分否认，或对欧非关系不平等现象背后根源阐释欠缺的现状，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欧盟对非政策，确认其是否具有新殖民主义性质。本文认为，自 21 世纪初以来，欧盟对非关系的平等化调整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非洲与欧洲的谈判能力和形式上双方关系平等化，但这一关系的实质或底色依然是新殖民主义，或者说新殖民主义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延续甚至某种程度的强化。有鉴于此，本文第一部分探讨新殖民主义的理论流变及其核心要义，在此基础上建构分析欧盟对非政策新殖民主义性质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等层面全面阐述 21 世纪以来欧盟对非政策的主要内涵；第三部分具体分析欧盟对非政策的新殖民主义表现，以及这些政策对非洲发展的冲击；结语部分提出面对欧盟加强新殖民主义政策攻势，非洲摆脱被殖民命运的根本途径。

新殖民主义概念谱系及其表现形式

新殖民主义理论是二战后主要从非洲和美洲等地发展起来的综合性理论，旨在区分之前殖民者对殖民地进行直接赤裸裸统治或管制的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

-
- ① 金玲：《欧非关系转型——从“依附”到“平等”》，《国际问题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25—30 页。
 - ② 陈水胜、席桂桂：《冷战后的欧盟对非政策调整：动因、内容与评价》，《非洲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17—32 页。
 - ③ 赵雅婷、刘青建：《欧盟对非援助政策新变化探析》，《教学与研究》2015 年第 6 期，第 95—101 页。
 - ④ 弘义：《欧盟对非洲援助政策调整及其前景》，《国际研究参考》2015 年第 10 期，第 1—7 页。

理论阐释复杂多样，无论哪一种阐释都指向一个基本事实：二战后依然存在西方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依然依附于西方或受西方严重侵蚀。

（一）新殖民主义理论缘起与发展

从词源来看，“新殖民主义”这一术语的流行源自非洲。1962年，摩洛哥一个政治组织的领导人迈赫迪·巴尔卡（Mehdi Ben Barka）使用了“al - Isti' mar al - Jadid”一词，意为阿拉伯语的“新殖民主义”，用以描述1960年代初期非洲的政治趋势。^①1963年，加纳时任总理恩克鲁玛（Francis Nwia Kwame Nkrumah）在为《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撰写的序言中使用了“新殖民主义”一词，并在1965年出版的《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中系统阐释了对新殖民主义的理解。恩克鲁玛指出，二战后非洲国家从西方的殖民地状态中获得解放，但在事实上仍然被西方支配和剥削，这意味着理论上独立自主、免受外部力量侵犯的主权国家，实际上经济和政治体系依然受外部影响。他指出新殖民主义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外国提供的贷款或经济援助无益于非洲贫困国家的发展和缩小贫富差距，却被用于剥削非洲国家的资源。他还认为，新殖民主义实施分而治之策略，即将大的、联合的殖民地分为许多小的、不可发展的（Non - viable）国家。如此一来，这些国家无法独立发展，必须依赖前宗主国的力量来确保其防御和内部安全，两者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如殖民地时期一样相互联系。^②总之，恩克鲁玛深刻指出二战后形式上主权独立的非洲国家，实际上经济、政治和安全依然受制于前西方殖民国家，并没有真正独立。

从非洲发源的新殖民主义概念和理论很快在世界其他地区得到传播和响应。与恩克鲁玛同时代的法国思想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揭示了非洲政治精英的腐败与欧洲殖民者的相关性，二者“同谋”构成了新殖民主义的另一面。法农指出，后殖民国家保留了前殖民国家的机构，因此即使在获得独立后仍然存在（殖民）结构，阶级持续存在，前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与非洲下层阶级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③

① John Chalcraft, “Popular Move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Stefan Berger and Holger Nehring (eds.),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vements in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 225 - 263.

② Kwame Nkrumah, *Neo - 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London: Thoms Nelson & Sons, Ltd., 1965, pp. 1 - 32.

③ Mark Langan, “Neo - Colonialism, Nkrumah and Africa - Europe Ties in Reiland Rabaka,” in Reiland Rabaka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Pan - Africanism (First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20, pp. 101 - 111.

有趣的是，非洲的新殖民主义理论和同时代的左翼思想在内涵上异曲同工。尽管有些左翼理论并没有使用“新殖民主义”词汇，但同样强烈控诉前西方殖民者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剥削及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破坏。这些理论在范畴上同属新殖民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在美洲得到广泛传播的“依附理论”。这一理论最早于 1960 年代左右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兼政治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提出，在 1960—1970 年代逐渐得到学术界重视。另外，美国的依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巴西的费尔南多·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安德烈·弗兰克（Andre Frank）等人也对这一理论有重要贡献。

根据依附理论，国家不发达主要是由其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地位造成的。不发达国家通常在世界市场上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这些资源被出售给发达经济体，后者有能力将其转化为工业制成品，不发达国家再以高价购买制成品，因此会耗尽它们本可用于升级自身生产能力的资本。结果形成恶性循环，使世界经济在富裕的核心国家和贫穷的外围国家之间长期分裂。该理论中的激进流派甚至认为，摆脱对核心区依赖的唯一途径是创建非资本主义（如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① 因此，依附理论主要作为解释落后国家经济不发达的一种理论。

非洲学者也对依附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认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资本主义扩张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的原因，也是外围国家不发达的原因。阿明提到，在全球化背景下核心区仍然保留五项垄断——技术垄断、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垄断、对市场准入的垄断、对媒体和通信的垄断、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其他先进毁灭性手段的垄断。此外，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机构直接或间接地行使垄断权力。^②

除了从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理论分析外，从认知和意识形态领域分析前殖民国家对前殖民地文化侵蚀和影响的理论被称为后殖民主义理论。该理论在批判西方对前殖民地国家依然具有深刻的文化侵蚀基础上，为前殖民地

① Britannica, “Dependency Theory,”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dependency-theory>, accessed November 12, 2023.

②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Imperialist World System Paul Baran’s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fter Fifty Years,” *Monthly Review*, May 1, 2007, Vol. 59, Issue. 1, <https://monthlyreview.org/2007/05/01/the-imperialist-world-system/>, accessed November 12, 2023.

国家建立自身的知识空间，产生自己的哲学、语言、社会和经济的文化话语提供支持。该理论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罗伯特·扬（Robert Young）、霍米·巴巴（Hommi Bhabha）等。以萨义德为例，作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他在代表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指出，东方主义是西方的话语建构，而话语则是一种权力，“东方”作为欧洲的“他者”，从来都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① 简言之，作为批判理论，具有多元思想来源和论述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聚焦于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主张通过重新解读殖民历史和文化，清理殖民者在文化、心理、意识形态、概念、想象结构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或毒害，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认同和政治结构，最终打破殖民话语构成的主导意象，它不是新殖民主义理论的反面，而是新殖民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二）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及本文分析框架

纵观不同时期的新殖民主义理论阐述，可知新殖民主义理论从诞生起至今依然是严肃而活跃的学术话题，这也反映出新殖民主义作为一种现象并没有在现实世界中消失。关于新殖民主义在实践中的表现，有学者认为二战后的新殖民主义表现为“虚幻的主权”“资金链遏制”和“文化与价值渗透”。^② 根据新殖民主义经典理论流派的阐释和中国学者对新殖民主义的理解，本文将新殖民主义表现形式具体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和旧殖民主义一样，新殖民主义表现出对被殖民对象的剥削，只是剥削方式更加间接和隐蔽。新殖民主义者主要通过新自由主义方式，以技术垄断、贸易优势和资本优势等，获取在双边经贸与投资关系中的超额利润，并形成明显的主导。

第二，使被殖民对象形成单一经济结构及对殖民者的经济依附。新殖民主义更广泛地被视为阻止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并使它们成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来源的根源。当落后国家出口和提供廉价原材料以帮助新殖民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时，它们便被纳入新殖民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总之，新殖民主义者力求维持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原材料—工业制成品”关系的分工模式，从而形成“外围—核心”之间经济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

^① 罗钢、刘向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1 页、第 158—179 页、第 202—217 页、第 277—294 页。

^② 毕健康：《反思新殖民主义》，《史学理论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130—143 页。

第三，对被殖民对象实施金融控制。利用落后国家需要资金发展经济的强烈需求，新殖民主义者惯常通过金融贷款的方式来影响甚至控制受援国。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经常被指责参与新殖民主义，它们提供贷款的条件使受援国采取有利于主导这些机构的国家（通常是西方国家）的政策，^①而且可能导致受援国陷入债务陷阱，从而加深受援国的对外依赖。^②金融控制的典型案例是非洲法郎金融共同体，即法国与其前非洲殖民地之间持续密切的金融关系。比属刚果是另一案例，比利时在该国独立后继续通过兴业银行控制着其非殖民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

第四，追求政治控制以巩固双方不平等关系。发展援助是最常见的政治控制形式之一。债务国为获得贷款等援助，通常不得不接受债权国的政治改革要求，包括减少公共部门就业和其他支出、国企私有化、对国家控制行业放松管制以及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等。简言之，发展援助是新殖民主义者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政治控制的一种重要方式。此外，新殖民主义者的政治控制还包括在受援国培养听命于殖民者的政治精英，甚至直接派出政治和军事力量干预受援国的政治和社会事务。政治控制还表现为尽力维持对被殖民国家的谈判优势，造成双方在交往中的不平等地位。

第五，通过对被殖民对象进行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单向输出，以塑造对象国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如前所述，后殖民主义理论充分反映了殖民者为同化前殖民地并获取话语权，如何将自身语言、文化和价值观源源不断地传输给后者，使后者自觉认同“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关系，并接受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存在。

除了在政治上维持不平等地位、剥夺独立性，经济上进行剥削、造成依附，文化上塑造认同以实现精神控制外，新殖民主义还表现为对被殖民对象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持续破坏。归根结底，新殖民主义和旧新殖民主义大同小异，本质上相同。^③只是相对于旧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不再采取对被殖民国家的直接政治统治和暴力控制，而改为更隐蔽温和的方式进行，实质上表现为通过政治控制、经济剥削、社会破坏及文化侵蚀等使被殖民对象丧失独立性，保持依附性。

① Britannica, "Protectorate,"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protectorate-international-relations>, accessed November 15, 2023.

② Suzanne Majhanovich, "Issues: Neocolonialism and Global Languages," in Robert J. Tierney, Fazal Rizvi and Kadriye Ercikan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Fourth Edition)*, Elsevier Science, 2022, pp. 682-690.

③ 宇杰：《新殖民主义寿终正寝了吗？——评冷战后殖民主义的新特征》，《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6期，第13—15页。

需要强调的是，对外政策是否具有新殖民主义性质或底色，不取决于一国在对外政策中是否采取系统或全面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即使一国对外政策中包含致力于平等伙伴关系建设的意愿，但只要其存在上述新殖民主义表现中的一种（遑论全部），就可以视该政策具有新殖民主义性质或底色。另外，如果一国对外政策在形式上和主观意愿上推动与外国关系平等化甚至反殖化和去殖化，但是在客观上造成具有新殖民主义表现形式的后果，那么其对外政策也是新殖民主义政策，无论该政策的“外形”或决策者的意愿如何。这一点对如何看待欧盟对非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21 世纪以来欧盟对非政策的主要内涵

自 21 世纪初以来，欧盟开始强化和持续调整其各领域的对非政策。在战略和政治领域，表现为提升双方合作机制化水平，包括制定针对非洲不同地区的政策，加强对非发展援助政治内涵，提升对非军事介入水平等；在经贸领域，主要体现为强力推进《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提升双方在原材料、能源和基建方面的合作；在文教领域，表现为在宗教和文化、教育等层面巩固对非“欧洲化”进程；在其他领域，尤其加强双方在移民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共同关注。

（一）战略和政治领域的对非政策

21 世纪初以来，从战略层面看，欧非加快了双方关系机制化进程，并提升了在军事、反恐、发展援助等多个重要领域的合作水平。

第一，建构基于伙伴关系的战略合作机制。长期以来，欧非关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双方机制化交流基础上。21 世纪之前，欧非主要通过《洛美协定》规范双方合作。21 世纪以来，欧非合作机制化得以延续，于 2000 年启动《科托努协定》，并于 2021 年签署“后科托努协定”，以代替到期的《科托努协定》。在新的战略协定精神指引下，双方新增了欧非峰会和欧盟与非洲若干地区集团的合作机制，以共同致力于所谓“平等伙伴关系”建设。

从欧非洲际合作机制来看，欧非峰会成立于 2000 年，其首届峰会确立了欧非伙伴关系，试图摆脱过去“援助者—受援者”的不平等关系。峰会每 3 年在非洲和欧盟轮替举办，最近一次峰会在 2022 年 2 月召开，通过了《2030 共同愿景》。此外，欧盟与非盟也有定期对话合作机制，涉及不同机构和级别间的合作安排，如部长级会议、委员会会议及议会间会议等。除上述官方交流机制外，还

存在一些由民间社会、私营部门、专家学者等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对话机制，如非盟—欧盟青年合作中心、非洲—欧盟民间社会论坛、欧盟—非洲商业论坛、非盟—欧盟人权对话、非洲—欧盟能源伙伴关系等。这些半官方或民间对话机制可以补充欧非官方对话机制无法覆盖的议题，或强化官方合作内涵。

第二，实施特定的非洲地区政策。21 世纪以来，非洲部分地区受恐怖主义影响，出现持续动荡或不稳定，极大威胁欧盟在非洲利益。为了稳定这些地区，近年来欧盟制定了针对包括几内亚湾、萨赫勒、东非之角等特殊地区的安全政策。如 2014 年欧盟通过几内亚湾战略，承诺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几内亚湾委员会（GGC）共同打击海上犯罪。此后欧盟推出 2015—2020 年行动计划，指导欧盟几内亚湾战略实施。^① 由于几内亚湾地区的海上犯罪主要表现为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安全介入是欧盟在该地区的行动重点。比如 2023 年 8 月，欧盟商定向该地区加纳、多哥、贝宁和科特迪瓦部署警察和士兵。^② 针对萨赫勒地区，2015 年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2015—2020 年萨赫勒地区行动计划》，2021 年欧盟理事会通过《欧盟萨赫勒战略》。^③ 基于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欧盟在该地区部署有欧盟马里军事训练行动部队（EUTM Mali）、欧盟萨赫勒马里能力建设特派团（EUCAP Sahel Mali）和欧盟萨赫勒尼日尔能力建设特派团（EUCAP Sahel Niger），实施维和与反恐等多重任务。

第三，在发展援助中强化政治条件。发展援助一直是欧盟对非支柱政策之一。自 1990 年代以来，欧盟向非洲提供了大量发展援助，在非洲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影响非洲政治经济发展进程。尽管援助看似不是政治合作的一部分，但欧盟对非援助中夹杂有大量政治性条款和隐性诉求，因此其援助政策实际上应视为欧盟在政治领域对非政策的组成部分。尤其从 1989 年《洛美协定》第四期开始，欧盟（欧共体）在对非援助中加入各类政治改革条款，2000 年的《科托努协定》又加入良治相关条款，2021 年的“后科托努协定”同样将政治要求作为欧盟对非援助的重要前提。因此，欧盟对非援助从之前添加经济改革条款发展到增加政治改革条款，使之成为向非洲施加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

① 宇杰：《新殖民主义寿终正寝了吗？——评冷战后殖民主义的新特征》，第 13—15 页。

② Alexandra Brzozowski, “EU Plans New Africa Mission in Gulf of Guinea,” Euractiv, August 30, 2023,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africa/news/eu-plans-new-africa-mission-in-gulf-of-guinea/>, accessed November 19, 2023.

③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Sahel Region,” August 27, 2021,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sahel-region_en#9359, accessed November 19, 2023.

从数据来看，欧盟及其成员国提供了世界上最多的发展援助，仅 2019 年援助额就达约 750 亿欧元，其中大约 1/3 的援助流向非洲。^① 欧盟非洲信托基金 (EUTF) 在提供援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 2021 年底该基金停止接收新项目，被合并到一个更统一的欧盟发展基金，即“邻里、发展与国际合作工具—全球欧洲” (NDICI – Global Europe)。^② 因此，欧盟对非发展援助被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发展框架预算中，而该预算被置于欧盟中长期年度预算内，受欧盟委员会监管。

目前欧盟对非洲发展援助的一个趋势是越来越聚焦于安全化态势，尤其包括对移民的管理。2003 年欧盟出台的首份安全战略文件已经显示出安全化考虑。^③ 值得关注的是，自 2022 年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欧盟对非援助开始紧缩。欧盟将大量和平发展基金的资金用于对乌克兰援助，挤占了大量原本投向非洲的资金。欧盟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资金在其人道主义援助中所占的比重从 2020 年的 36.2% 下降到 2021 年的 29.1%，在 2022 年进一步降至 25%。在欧洲内外安全和地缘形势的压力下，对非发展援助力度持续下降，可能进一步引起非洲人道主义危机的恶性循环，导致更加严重的难民问题。^④

第四，强化安全领域合作。安全介入或安全合作是欧盟对非高政治领域的重要政策内涵。从单边层面看，欧盟对非安全合作的制度基础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CFSP)。根据该共同政策，欧盟为对非安全合作提供融资工具。2021 年前，欧盟主要通过非洲和平基金 (APF) 发挥作用。此后欧盟改组融资方式，主要由欧洲和平基金 (EPF) 提供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制下涉及与非洲防务合作部分的资金。欧非合作包括民事及军事任务，其中民事任务主要着眼能力建设和预防冲突等，军事活动主要表现为和平支持行动 (PSOs)。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1 月，欧盟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内，在

-
- ① Kira Schacht, “EU: Development Aid as Migration Control,” DW, April 13, 2022, <https://www.dw.com/en/eu-uses-development-aid-to-strongarm-africa-on-migration/a-61375189>, accessed November 19, 2023.
 -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Neighbourhood,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strument – Global Europe (NDICI – Global Europe),” https://neighbourhood-enlargement.ec.europa.eu/funding-and-technical-assistance/neighbourhood-development-and-international-cooperation-instrument-global-europe-ndici-global-europe_en, accessed November 19, 2023.
 - ③ 金玲：《欧盟的非洲政策调整：话语、行为与身份重塑》，《西亚非洲》2019 年第 2 期，第 46—67 页。
 - ④ 张超：《俄乌冲突如何影响欧盟的对非人道主义援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2022 年 11 月 29 日，http://ies.cass.cn/cn/work/comment/202211/t20221129_5567358.shtml，访问日期：2023 年 11 月 19 日。

全球部署了 24 项任务和行动，其中约有一半在非洲。^① 当前欧盟希望扩大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为非洲提供充足的培训和设备，提高非洲国防和安全部队自主和平行动的能力，包括在西非部署新的军民特派团，以阻遏伊斯兰组织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的扩张。除准备部署反恐行动外，欧盟还计划增强当地安全部队及加大对他们的技术支持。

从双边机制化角度看，在欧非官方交流机制中，如欧非峰会、其他双边层级联系机制等，和平与安全是重要议题之一，形成了机制化合作模式。欧盟委员会下属的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和非盟委员会下属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存在信息交换机制，双方每年会举行会议，并保持定期联系。2018 年欧盟与非盟签署《和平、安全与治理谅解备忘录》，推动欧非在安全领域合作的进一步机制化发展。作为备忘录的一部分，欧非将每年举行部长级会议和两次高级官员定期磋商。

（二）经济领域的对非政策

2000 年以来欧盟对非经济合作领域主要焦点是大力持续推进《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将单边优惠贸易向双边优惠贸易方向转变，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不平等的伙伴关系地位。此外，鉴于地缘政治竞争和绿色能源转型等方面的考虑及俄乌冲突的背景，欧盟加大了与非洲在基建、能源、特定原材料和供应链上的合作。

第一，开启基于互惠贸易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长期以来，欧盟与非洲经贸关系框架沿用《洛美协定》规定的对非单边优惠政策，对非洲实施普惠制（GSP）贸易，包括针对最不发达国家采取基于“除武器外一切产品”（EBA）的贸易优惠安排。然而这种贸易优惠不仅造成非洲对欧盟市场的结构性依赖，而且由于欧盟掌握着优惠贸易的主动权，可以根据政治评估随时暂停或取消对非优惠，使非洲在贸易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常被迫应欧盟要求实施政治改革。

① 截至 2023 年 1 月，欧盟涉非行动包括：中非共和国咨询团（EUAM RCA）、利比亚边境援助团（EUBAM Libya）、萨赫勒马里能力建设特派团（EUCAP Sahel Mali）、萨赫勒尼日尔能力建设特派团（EUCAP Sahel Niger）、索马里能力建设特派团（EUCAP Somalia）、尼日尔军事伙伴代表团（EUMPM Niger）、海军“伊里尼”行动（EUNAVFOR MED IRINI，执行联合国对利比亚武器禁运）、海军索马里行动（EUNAVFOR Somalia，确保索马里海上安全）、萨赫勒区域咨询和协调小组（EU RACC Sahel）、马里训练团（EUTM Mali）、莫桑比克训练团（EUTM Mozambique）、中非共和国训练团（EUTM RCA）、索马里训练团（EUTM Somalia）、几内亚湾西非国家支持活动（EU SDI GOG）。EU Advisory Mission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Missions and Operations,” January 23, 2023,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missions-and-operations_en?s=3344, accessed November 23, 2023.

欧盟对非单边优惠政策在 1990 年代受到关贸总协定 (GATT) 和后来的世贸组织 (WTO) 及部分美洲国家的指责。因此,为适应世贸组织要求,缓解国际压力,强化欧非经贸关系,促进双方从“援助者—受援者”关系向平等伙伴关系转化,欧盟在 2000 年与非加太国家集团签署《科托努协定》后,宣布将就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行谈判。根据设想,欧盟对非洲成员实施进口产品零关税及无限配额,欧盟将成为非洲永久、完全和自由的出口市场。这一点与之前的单边优惠政策没有太大区别,而有区别的地方在于:非洲国家需要在 15—25 年内逐步废除大约 80% 的进口关税,当然部分敏感产品被排除在自由化范围之外,主要包括一些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若某些欧盟商品对非洲进口增长过速,非洲国家还可采取进口配额和重征关税等保障措施。^① 尽管如此,谈判进展并不顺利,原因在于非洲国家对该互惠协定的后果充满忧虑,它们担心在自身工业化尚未完成前与欧盟市场进行互惠交易将会阻断非洲的工业化进程。

第二,大力推进对非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投资与合作。长期以来,欧盟并不是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推动者。目前,欧盟对非洲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主要体现在“全球门户”计划中。作为欧盟发起的一项倡议,2022 年 2 月第六届欧盟—非盟峰会期间,欧盟对外行动署公布《欧盟—非洲:全球门户投资计划》系列文件,提出在 2021—2027 年筹措 3000 亿欧元的发展基金,其中一半用于非洲,重点领域包括能源、交通、数字、健康、教育、研究等。欧盟声称这些投资将建立在民主价值观,高标准、良好的治理,透明、平等的伙伴关系,绿色清洁基础设施和促进私营部门投资等标准之上。

受俄乌冲突影响,欧盟对于俄罗斯之外的能源需求急剧上升。在此背景下,非洲成为欧洲新的重要能源来源地,重点对象国包括安哥拉、尼日利亚、埃及等。除了提升非洲化石能源对欧供应外,欧盟对非能源政策还包括对非洲绿色能源发展的支持,以帮助非洲大陆向清洁能源过渡,比如积极说服非洲接受欧盟“绿色协定”(Green Deal),以便逐步降低甚至放弃化石燃料,转向投资清洁可再生能源。整体而言,目前欧盟在对非能源政策中将提升非洲化石能源开发以满足欧盟需求与推动非洲绿色能源转型并重,但还是更偏重满足欧盟能源需求。比如 2022 年 5 月发布的《变动世界中欧盟对外能源接触》中,欧盟特别指出非洲国家可以通过天然气供应为欧盟能源安全作出贡献。^②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978/2012,” October 31, 201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2R0978&rid=1>, accessed November 25, 2023.

② 匡舒啸、张锐:《欧盟对非能源政策:最新动态、逻辑动因与影响》,《教学与研究》2023 年第 7 期,第 60—70 页。

第三，重新重视和开发新的原材料。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随着欧洲和美国加速向绿色能源和绿色经济转型，以及基于供应链多元化的考虑，近些年来欧盟非常关注非洲矿产资源，尤其是关键矿产。2022 年 11 月，欧盟和纳米比亚签署了关键原材料（如钨和萤石）生产谅解备忘录。欧盟还希望与其他非洲国家如阿尔及利亚、赞比亚、摩洛哥、卢旺达、塞内加尔、乌干达、南非等签署类似协议。2023 年，欧盟就电池矿物与刚果（金）进行谈判，并计划与其他非洲国家谈判，以支撑其关键原材料供应。同年，欧盟还与刚果（金）、赞比亚、安哥拉等多个非洲国家和金融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开发关键原材料价值链等领域展开合作。欧盟还计划和美国共同启动“洛比托走廊”（Lobito Corridor）和“赞比亚—洛比托线”（Zambia - Lobito line）项目，^① 将安哥拉以及钴、锂、铜资源丰富的刚果（金）、赞比亚与大西洋两岸（即欧美）相连。

（三）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对非政策

欧盟非常重视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对非交流与合作。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坦言：“我们希望为欧盟与非洲之间的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然而，这种伙伴关系不应仅限于经济和政治领域，文化和人文交流应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不过这种交流与合作的背后实际上是欧盟对非实施“欧盟化”的强烈意愿。欧洲议会的一份文件宣称，欧非之间的重要战略基础是分享共同价值观，“基于价值观的合作战略在实施行动计划时必须务实且有效。”^③ 因此，对非传输欧洲价值观以实现所谓“欧非价值观共享”，成为欧盟与非洲文化与意识形态交流的基本目的。在对非“欧盟化”或价值观传输的途径上，欧盟主要通过对非发展援助、直接的文化与教育交流，而比较有特色的方式是日益重视与非洲的宗教交流。

① 阮佳琪：《美欧与非洲签署三份备忘录，美媒：欲与中国争夺关键矿产资源》，观察者网，2023 年 10 月 27 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3_10_27_713597.shtml，访问日期：2023 年 12 月 3 日。

② Josep Borrell, “Placing Culture at the Heart of Our Dialogue with Africa,”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May 1, 2021,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placing-culture-heart-our-dialogue-africa_en, accessed December 3, 2023.

③ Carlos Zorrinho, “EU - Africa: We Need a Values - Based and Pragmatic Approach to EU - Africa Relations, One Designed to Benefit People, Explains Carlos Zorrinho,” The Parliament, February 22, 2022, <https://www.theparliamentmagazine.eu/news/article/practicality-must-lead-euafrica-relations>, accessed December 3, 2023.

第一，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对非传输欧洲价值观。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既是早期推动非洲经济改革、后来促使非洲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利器，也是欧盟对非洲推行欧洲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欧盟在 1994—1995 年对《洛美协定》第四期的中期考察报告中，开始提出受援国须尊重人权和民主等西方价值观的条件，否则援助将会被推迟甚至取消。^① 2000 年后，欧盟通过《科托努协定》进一步强化了对非援助中的人权、民主和良治条件，完全奠定了欧盟对非援助的价值观导向。由于欧盟在确认非洲受援国是否遵守价值观条件方面的执行力度非常强，^② 因此欧盟通过发展援助推行欧洲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能力也非同寻常。

发展援助政策之所以成为欧盟一个强有力的对非价值观传输工具，在于欧盟具有雄厚的援助能力而非洲又急需援助以应对从财政到债务的各种挑战，也在于该政策内置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之中，要服从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并与其他外部优先事项挂钩。^③ 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法律基础是欧盟条约，尤其是《里斯本条约》。该条约相关条款规定欧盟应维护和促进其价值观，包括民主、法治、人权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以及基本自由、尊重人的尊严、平等和团结等。^④ 因此，基于欧盟对外政策需向外传输欧洲价值观的法律要求，欧盟在对非发展援助中嵌入明确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就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

第二，对非洲宗教政策。宗教交流是欧盟开展对非交流、传输欧洲价值观的重要方式。近些年来，欧盟日益重视在对外活动中开展宗教交流，在促进所谓宗教自由化和推进基督教扩张方面不遗余力。2008 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与来自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和瑞士的外交官组成一个非正式小组，讨论宗教和信仰在欧盟对外关系中的影响。自 2013 年以来，欧盟对外行动署一直在向欧盟相关官员提供提升宗教素养方面的培训。根据欧洲议会 2016 年 2 月决议，

① 刘丽云：《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探析》，《当代世界》2003 年第 5 期，第 18—20 页。

② European Union Center of North Carolina EU Briefings, “EU, China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Africa,” https://europe.unc.edu/wp-content/uploads/sites/314/2016/11/Brief_EU_China_Development_Cooperation_Africa_2013.pdf, accessed December 5, 2023.

③ Georgios K. Bountagkidis, Konstantinos C. Fragkos and Christos C. Frangos, “EU Development Aid towards Sub-Saharan Africa: Exploring the Normative Principle,” *Social Sciences*, Vol. 4, No. 1, 2015, p. 92.

④ Georgios K. Bountagkidis, Konstantinos C. Fragkos and Christos C. Frangos, “EU Development Aid towards Sub-Saharan Africa: Exploring the Normative Principle,” pp. 85 - 116.

欧盟设立特使以促进欧盟域外的宗教信仰自由。2019 年 9 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启动了一项“社会宗教全球交流计划”（GERIS），通过欧盟资助以创建由民间社会和不同信仰者组成的跨国网络，促进尊重和社会宽容。^①

在实际操作中，欧盟热衷于与北非地区的宗教组织交往，并倾向于重点保护该地区的基督教少数群体。结果是，欧盟在与该地区的宗教交往中主要选择与“温和的”宗教团体进行接触，而非应对宗教极端主义带来的挑战。^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欧盟也以推进基督教发展为目的。据预测，到 206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基督徒占全球的比例将增至 42%，成为全球基督教社区最集中区域。为加强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宗教影响，欧盟将与该地区的宗教接触置于与应对气候变化、发展和冲突解决同等重要的地位。^③

第三，更广泛的对非文教政策。欧盟一直以来都较为重视创新和教育领域的对非合作，随着欧盟日益强调非洲能力建设、非洲人口快速增长，以及大国加强对非洲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争夺，欧盟在教育、学术和创新领域加快了对非合作。例如，自 2014 年以来，欧盟通过伊拉斯穆+（Erasmus+）项目促成了欧非之间 26000 人次的学术交流，并计划到 2027 年让至少 105000 名非洲学生受益于该计划资助的留学项目。^④欧盟还通过了欧洲“地平线计划”（Horizon Project），以促进非洲的科学研究，并通过其他方式促进非洲大陆内部的学术交流等。

（四）其他层面的对非政策

除上述领域之外，欧盟对一些特定的、难以单独归纳到政治、经贸或文化领域的事务也相当重视，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移民问题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① European Union, “Global Exchange on Religion in Society (GERIS),” May 4, 2021, https://capacity4dev.europa.eu/projects/global-exchange-on-religion-in-society-geris_en, accessed December 6, 2023.

② Jeffrey Haynes, “The European Union, Religion and Conflict in Global Context,” *Observatoire, Bulletin No. 37*, May 2022, <https://obsreligion.cnrs.fr/bulletin/the-european-union-religion-and-conflict-in-global-context/>, accessed December 6, 2023.

③ Philippe Perchoc et al., “Religion and the EU’s External Policies,”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2020,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IDAN/2020/646173/EPRS_IDA\(2020\)646173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IDAN/2020/646173/EPRS_IDA(2020)646173_EN.pdf), accessed December 6, 2023.

④ Josep Borrell, “Placing Culture at the Heart of Our Dialogue with Africa,”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May 1, 2021,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placing-culture-heart-our-dialogue-africa_en, accessed December 8, 2023.

第一，日益关注来自非洲的移民问题。2015 年难民危机爆发后，欧盟将移民（难民）问题视为强化本土安全战略的重要对象，日益重视移民遣返和重新接纳，目前的主要思路是与其他国家加强遣返和再入境合作，提高有效遣返率，包括通过支持自愿返回，以及达成重新接纳安排等方式。在返回的同时，应持续关注移民（难民）重新融入原籍国的问题。

非洲是欧盟外来移民重要来源地，在 2020 年发布的《对非全面战略》中，欧盟将非洲视为移民和人口迁移事务上的合作伙伴。文件指出，由于经济差距和地区冲突的影响，非洲的移民群体将持续成为欧非关系的重要挑战。在对待非洲移民问题上，欧盟以将移民预先阻止在境外为主要目的，其次是通过庇护与归化消化非洲移民。在合作机制上，欧盟试图建立欧非间移民和人员流动对话联合框架，在移民问题工作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加强非盟、欧盟与联合国三方合作。在区域层面，欧盟建议与非盟、联合国、欧盟成员国的地区组织一道，推动落实《瓦莱塔联合行动计划》及喀土穆和拉巴特进程。其中，前者确立了切断移民来源和处理合法移民的大致办法，后者就具体打击非法移民和融资问题作出进一步安排。根据“后科托努协定”，处理移民问题成为欧非合作的五大领域之一。虽然欧盟内部在移民处理问题上仍存在争议，但是面对非洲对欧持续的移民压力，预计双方将在此领域展开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实施独特对非政策。在气候变化领域，欧盟通过了一些单边法规措施，对非洲造成影响。例如，欧盟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入欧商品碳排放量，单方制定了碳边境调节机制，以加强对碳排放过高的外国商品进入欧盟市场的监管。尽管这一机制并非单独针对非洲，甚至不主要针对非洲商品，但依然会对非洲农产品出口欧盟产生潜在影响。另外，为应对全球森林砍伐，2023 年欧盟出台了一项针对任意毁林产品（deforestation-free products）的监管法规，该法规要求欧盟进口商表明他们的产品（如咖啡、巧克力或棕榈油）与森林砍伐无关，产品能追溯其来源，包括生产地。这虽然是无差别对待所有外国进口产品的法规，但它将直接冲击与欧洲市场联系紧密的非洲国家的农产品生产商。

欧盟对非政策中的新殖民主义性质分析

自 2000 年以来，欧盟在推动对非“平等伙伴关系”方面作出很大努力：战略和政治层面推动伙伴关系建设；经济方面主要推动基于互惠的自由贸易协定，即《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并加大基建和能源等领域合作；文化方面推动

对非教育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其他领域（如移民）也注重通过协商方式寻求解决方案等。可以说，欧盟为推动欧非从“援助者—受援者”关系向平等伙伴关系转变付出了一些努力。

然而，在欧盟推动欧非关系平等化进程中，基于本文对新殖民主义表现的理解，实际上当前欧非关系依然具有很强的甚至是系统性的新殖民主义性质，这种性质不以欧盟对非政策平等化表象为转移。目前，欧盟对非政策中包含新殖民主义性质的具体表现为：欧盟利用欧非之间天然存在的实力差距，形成持续的对非实质性不平等；在实力不对等基础上，欧盟对非进行政治和军事干涉并存在软性胁迫；造成对非经济系统性剥削，并可能加深非洲对欧盟的经济依附；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非输送欧盟价值观或使非洲价值观“欧盟化”，并在客观上造成对非洲社会的深刻破坏。换言之，尽管欧盟对非政策在客观上存在有利于欧非关系平等化的部分，在主观上也致力于推动双方关系平等化，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导致一系列新殖民主义后果，从而具有新殖民主义的内在特质。

（一）在双边机制中巩固并利用双方天然的实力差距，维护双方实质不平等地位

尽管 21 世纪初以来，欧盟和非洲国家建立起形式上平等的各类机制化合作平台，但是在这些合作机制中，欧盟事实上处于主导地位，并有意利用了这种地位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在双方谈判和议程设置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双方在合作机制内存在的较大能力差距最终体现为欧盟主导欧非关系进程，巩固了欧非关系实质不平等。

具体而言，从形式上看，欧盟通过机制化平台与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开展平等合作，然而实质上欧盟在这些机制中处于主导地位，非洲国家及其多边组织主要对欧盟提出的政策意见做出“适应性”或“反应性”行动。以欧非峰会为例，历届峰会议程在名义上经由双方协商确立，而实际上是欧盟确立主要内容后让非洲进行选择 and 确认，再开展后续谈判。因此，峰会实际上加剧了两者关系中的权力不对称。^① 在其他诸多欧非合作机制中，例如欧盟与非盟对话机制，由于非盟能力（包括人力和财政资源及整合非洲内部意见的能力）相对缺乏，其在与欧盟

① Niall Duggan, Luis Mah and Toni Hastrup, “Africa’s Relations with the EU: A Reset Is Possible If Europe Changes Its Attitude,” *The Conversation*, February 17, 2022,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fricas-relations-with-the-eu-a-reset-is-possible-if-europe-changes-its-attitude-177250>, accessed November 28, 2023.

相关谈判中基本处于劣势地位，比如在推动欧非《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时，早期欧盟与非盟进行直接谈判，但非盟无力应对，欧盟转而与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逐一谈判。这反映出，非盟和非洲国家在与欧盟谈判中，依然处于只能对欧盟立场做出反应的地位，无法主动设置议程。

欧非在双方合作机制中的权力不对称性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二战后，欧非关系建立在欧共体单方面制定的《罗马条约》及欧非共同签订的《雅温得协定》《洛美协定》《科托努协定》及最近的“后科托努协定”基础之上。然而，这些条约的谈判和签署几乎都是由欧盟（欧共体）主导，甚至受到欧盟胁迫。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例，该协定谈判基于《科托努协定》框架及欧盟的要求，但非洲国家有诸多顾虑，因此反对快速签署该协定。然而，欧盟威胁那些拖延谈判的非洲国家，若谈判不按时结束，欧盟将撤销这些国家自《洛美协定》以来享有的单边贸易优惠。^① 又以欧洲和平基金为例，2021 年欧盟设立该基金以取代之前的非洲和平基金，两者的区别是，非洲和平基金允许非洲领导人确定安全行动范围，而欧洲和平基金使欧盟在影响非洲大陆安全的关键决策上绕过非盟。^② 这意味着非洲在面对欧非关系中的安全行动时缺乏话语权。

尽管在国际关系中基于实力不对等的交往十分常见，但是问题在于，欧盟显然有意利用它与非盟、非洲地区机构和非洲国家间的权力不对称，使得双方关系对欧盟有利，而缺乏总体战略的非洲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不针对欧盟和其他伙伴明确自己的战略重点，非洲国家将继续在其对外伙伴关系中被动发挥作用。^③ 因此，即使双方交流机制的权力不对等性并不等同于存在新殖民主义，但欧盟显然利用了这一不对等性，从而使非洲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并受制于欧盟设定的议程，从而使表面平等的双边关系在实质上处于不平等状态。

（二）对非内部事务进行干涉和控制

欧盟对非干涉、控制与压迫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制定特定地区政策，对非

① Toni Haastrup, Niall Duggan and Luis Mah, “Navigating Ontological (in)Security in EU – Africa Relations,” *Global Affairs*, Vol. 7, Issue. 4, 2021, pp. 541 – 557.

② Toni Haastrup, “Negotiating Africa – EU Futures Amidst Geopolitical Turmoil,” Africa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August 1, 2022, <https://afripoli.org/negotiating-africa-eu-futures-amidst-geopolitical-turmoil>, accessed December 8, 2023.

③ Lidet Tadesse Shiferaw and Mariella Di Ciommo, “Trouble in Paradise: The EU – Africa Partnership in a Geopolitical Context,” No. 172, November 13, 2023, <https://ecdpm.org/work/trouble-paradise-eu-africa-partnership-geopolitical-context>, accessed December 8, 2023.

洲内政进行深刻的战略和军事渗透与介入；对非洲政治生活实施各种类型的干涉；通过发展政策改造非洲政治和社会体制等。以下就欧盟通过地区政策和发展援助对非干涉与控制进行阐释。

第一，欧盟实施特定地区政策，在战略和军事层面对非洲许多国家进行全面渗透。尽管欧盟对非政策建立在欧非双方协调基础上，但它最终体现在欧盟力量在非洲领土的存在而不是非洲力量在欧盟领土的存在，使欧盟在上述地区的战略与军事介入具有侵犯该地区主权的嫌疑，^① 并以维护欧盟成员国利益为根本目的。比如，在对非地区政策中，军事介入是这些政策的核心行动，而军事介入的主导力量来自以法国为代表的前殖民国家。法国以保护法国公民或支持当地合法政府为借口，或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在非洲多国驻军，实际上是为了维持法非特殊关系，维护法国利益，攫取非洲资源。而萨赫勒或马格里布地区的恐怖主义，主要是 2011 年法国带头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引发的后果之一。^② 因此，近些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在非洲地区的军事干预被当地民众视为不稳定因素，这些国家正被迫陆续离开上述地区。^③ 尽管在驻在国的反对下，法国等被迫撤离部分在非洲的军事力量，但是不会放弃对非洲的战略与安全介入，欧盟也会考虑其下一步行动。^④

第二，以发展援助为名义的对非体制变革要求。尽管欧盟不断承诺加大对非洲发展援助，然而非洲在履行欧盟所要求的改革条款后，并没有获得经济上的显著发展。例如，21 世纪以来接受欧盟有条件援助后，莫桑比克的腰果、椰子和其他农产品的种植、加工和出口反而受到严重干扰。^⑤ 非洲国家没有从欧盟援助

-
- ① Stephanie Oserwa Schandorf, "Dancing in the Gulf: 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Gulf of Guinea as a Pathway to Strengthening Africa – EU Relations,"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June 2023, p. 6.
- ② Newsroom, "African Nations to Shake Off Neo – Colonialism," Modern Diplomacy, August 9, 2023,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3/08/09/african-nations-to-shake-off-neo-colonialism/>,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3.
- ③ Pierre Haroche, "The Crisis of the French Military Presence in Africa Can Be an Opportunity to Rebalance in Favor of Europe," Le Monde, August 22, 2023, https://www.lemonde.fr/en/opinion/article/2023/08/22/the-crisis-of-the-french-military-presence-in-africa-can-be-an-opportunity-to-rebalance-in-favor-of-europe_6103568_23.html,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3.
- ④ Ella Joyner, "Has the EU's Africa Policy Failed after Wave of Coups?" DW, August 31, 2023, <https://www.dw.com/en/has-the-eus-africa-policy-failed-after-wave-of-coups/a-66689441>,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3.
- ⑤ 赵雅婷：《21 世纪欧盟对非援助的政治导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64—266 页。

中变得更加富裕，但欧盟从中获得战略利益。欧盟对非援助服务于欧盟自身利益，而且是否符合援助条件由欧盟决定，如果非洲在接受援助后不遵守欧盟诉求条款，欧盟会对非洲国家实施限制或制裁。因此欧盟对非援助的刚性条件在根本上并非为了真正实现非洲的发展繁荣，而是通过保留对非洲国家是否遵守其条件而施加奖惩措施的威慑力和权力，从而使欧盟能够通过援助来推动非洲按自身意图进行内部改造，强化对非控制和维护在非利益。因此，欧盟对非发展援助实际上源于寻求使非洲对欧盟保持一定程度依赖的新殖民主义野心。^① 随着对援助中政治条款的日益重视和惩戒机制的日益健全化和法制化，欧盟对非援助逐步成为其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

（三）造成对非经济剥削，强化非洲对欧经济长期依附

目前，欧盟对非经贸政策与欧洲一体化开始时的对非经贸政策无法完全割裂。开启欧洲早期一体化的《罗马条约》中的联系协定将当时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非洲属地纳入欧洲共同市场。这些国家认为，“欧洲共同市场代表了对当时还是殖民地的领土的一种新形式的经济统治”。^② 恩克鲁玛对此予以严厉批判，认为这代表了一种新型的“集体殖民主义体系”。^③ 如今，欧盟对非新殖民主义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控制非洲自然资源的强烈意图、以贸易为手段造成对非经济剥削及强化非洲对欧盟市场的依附性等。

第一，通过贸易优势形成事实上的剥削。经济领域是体现欧盟对非政策新殖民主义性质的重点领域。目前，非洲尚未取得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国家能力，因此欧盟正大力推进的对非“平等互惠”自贸协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际上会给非洲带来潜在的巨大损害。例如加纳是与欧盟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国家，有学者在考察该国家禽部门时发现，“过早的贸易自由化可能会损害（该国）农业生计。”^④ 事实上，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非洲国家的潜在冲击

① Maria Martins, “The Colonial Roots of the EEC,” European Studies Think Tank, July 21, 2022, <https://esthinktank.com/2022/07/21/the-colonial-roots-of-the-ee/>, accessed December 10, 2023.

② Peo Hansen and Stefan Jonsson, “Eurafrica Incognita: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History of the Present*, Vol. 7, No. 1, 2017, pp. 1–32.

③ Kwame Nkrumah, “Address to the Nationalists’ Conference,” Libraries of Stanford, June 4, 1962, <https://searchworks.stanford.edu/view/2959170>, accessed December 10, 2023.

④ Jan Orbie, “The Graduation of EU Development Studies: Towards a Post-colonial Turn?” *Global Affairs*, Vol. 7, No. 4, 2021, pp. 597–613.

是多方面的，包括贸易逆差（欧盟制成品涌入）和对欧盟结构性依赖加深、海关收入损失（非洲国家海关对欧盟进口商品的课税优惠乃至零关税）和国际收支赤字增加（收入减少后的国际借贷）、巨额债务、资源掠夺（自然资源的低关税或零关税对欧盟出口）并导致环境条件恶化、农业生产受损等。^①从宏观领域看金融层面的盈亏结果能较好地认识欧非在经贸关系中的地位。根据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净负债超过 410 亿美元，尽管也有每年约 1610 亿美元以贷款、汇款（在非洲以外工作并寄回国内的资金）和援助的形式流入，但有 2030 亿美元离开非洲大陆。^②其中，离开美元很大部分以欧盟企业利润的形式流回欧洲，这无异于欧盟企业对非洲的吸血。

因此，基于自由主义的“平等互惠”机制，以及技术、市场、谈判和规则优势，欧盟很容易在对非经贸关系中取得全面优势，取得对非洲市场的主导权，而非洲几乎无法摆脱对欧盟市场的依赖，可能被限定在前工业化或工业化程度很弱的位置，成为被欧盟市场盘剥的对象。

第二，潜在的资源控制。尽管对非洲矿产和原料的开发并不等同于新殖民主义行为，但是基于历史经验，如今欧盟对非洲经济资源的高度重视可能不会给当地带来财富，而是令其更加贫穷。比如，加纳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可生产国之一，然而法国公司控制着该国可可交易市场，加纳小生产者仅获得最终产品价值 5% 以下的利润，而主要利润被法国公司获取，加纳大多数人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③

在欧盟尝试加强对非洲经济资源控制的最新政策中，“全球门户”计划值得关注。在该计划确立的非洲 11 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走廊（也被明确称为“矿产资源走廊”）规划中，详细列出了矿山和原矿（如铝土矿、金、铂等）储量等，并据此提供开发援助。这些规划将使非洲的矿产资源受到欧盟的潜在控制甚至掠夺，并不会给当地经济带来繁荣。

再如在能源政策中，欧盟强调支持非洲向清洁绿色能源转型，尽管非洲并不

-
- ① ReCommons Europe, “Putting an End to the EU’s Neo-Colonial Policies in the Field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April 14, 2020, https://www.cadm.org/spip.php?page=imprimer&id_article=18365, accessed December 10, 2023.
- ② Nick Dearden, “Africa Is not Poor, We Are Stealing Its Wealth,” Aljazeera, May 24, 2017, <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17/5/24/africa-is-not-poor-we-are-stealing-its-wealth>, accessed December 10, 2023.
- ③ Manlio Dinucci, “Neocolonialism and the ‘Migrant Crisis’,” Third World Network Berhad, July 2018, <https://www.twn.my/twnf/2018/4682.htm>, accessed December 15, 2023.

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在推动非洲绿色能源转型过程中，欧盟主要立足自身需求，这给非洲带来严峻挑战：过早的氢能等绿色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规划可能会遏制非洲早期工业化发展的需求，而欧盟在推动过程中并没有帮助非洲建立起发展绿色能源和矿产绿色开发的完整产业链。比如，非洲国家曾向欧盟提出援建天然气发电工程的要求，但是被欧盟以“减缓气候变化”的名义拒绝。^①由此，非洲国家将继续被局限在绿色科技价值链的资源提取阶段，还得面临开采矿产资源带来的污染、栖息地破坏和资源枯竭等环境问题。^②总之，欧盟给非洲描画的绿色发展之梦可能成为非洲的“绿色诅咒”，非洲不但难以踏上绿色能源发展之路，反而可能成为欧盟实现绿色发展所需原材料的来源地。

（四）维持塑造非洲低劣身份认同的能力

对过去的理解深刻影响人们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历史成为身份建构的关键因素，这是因为“它们赋予了对群体起源及其与其他群体关系的理解”^③。基于此，旧殖民主义对非洲人低劣身份和价值观的建构产生了巨大的代际影响。这意味着，过去欧洲殖民者对当代非洲人的身份塑造在今天依然产生影响，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说，“在有关黑人的所有定义和标识中，没有一个是黑人所决定。”^④在旧殖民主义时代，欧洲贬低非洲人的文献和观念被传播到非洲，使许多非洲人也以欧洲殖民者的视角看待自己，而这种身份认同对非洲人造成了持续伤害。即使目前，也有许多非洲人仍以离开非洲、移民到欧洲生活为更高级的人生追求。“而留在非洲的人们将缺乏旅行和逃离非洲的机会视为严重的劣势……（非洲人）在精神上仍然被殖民。”^⑤

① 王朔：《“绿色殖民主义”的危害不容忽视》，《环球时报》2023年8月10日，第15版。

② 匡舒啸、张锐：《欧盟对非能源政策：最新动态、逻辑动因与影响》，《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7期，第60—70页。

③ Laurent Licata et al., “Social Representations of Colonialism in Africa and in Europe: Structure and Relevance for Contemporary Intergroup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 62, January 2018, pp. 68 – 79.

④ Ndzalama Mathebula, “The Construction of African Identities and Values: The Need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Ideologies,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Policy*, December 19, 2022, <https://onpolicy.org/the-construction-of-african-identities-and-values-the-need-to-bridge-the-gap-between-ideologies-research-and-practice/>, accessed December 15, 2023.

⑤ Tayo Raymond and Ezekiel Eegunlusi, “Mental Alienation and African Identity: Exploring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Response to the Crises of African,” *Ope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7, No. 1, 2017, pp. 1 – 24.

尽管非洲人试图摆脱过去殖民主义留下的认同困境和劣势，但欧盟并没有为此作出多少努力来解除其前辈对非洲人打造的至今也未能摆脱的精神桎梏，甚至以新的方式强化对非洲人低劣身份认同的塑造与控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对非宗教发展的影响。

西方基督教很早就被欧洲殖民者带到非洲，并很快在非洲社会扎根，成为殖民和剥削非洲的工具之一。“从本质上讲，基督教是西方政府为剥削和征服非洲国家辩护的幌子。”^① 然而，如今欧盟正在强化对非宗教交流，根据欧盟宗教外交的本质，这些交流无非是对当地基督教组织进行关注和资助，从而推动基督教及其背后欧洲价值观的持续渗透。欧盟在文化领域的对非政策具有同样的目的和效果，这使形式上独立的非洲国家在脱离殖民统治后，在身份认同建构上依然受制于欧洲，从而陷入“落后—先进”的认知范式，甚至认可非洲在智识和能力水平上的低等并认为发展上必须从属于欧洲，非洲在精神领域的独立依然遥遥无期。

（五）对非洲社会造成破坏与冲击

欧盟对非政策的新殖民主义性质还包括对非洲社会造成严重破坏，这在环境保护等领域体现得尤其明显。

第一，欧盟在非洲积极推进“绿色协定”，实施拔苗助长式项目，造成对非环境殖民主义或绿色殖民主义。环境殖民主义表现为利用环境问题推行霸权主义，其本质仍与旧殖民主义一样，即攫取穷国的资源和财富，使穷国永远处于落后的受支配的不平等地位。^② 它有时表现为国家行为，有时表现为企业行为。然而在非洲推行激进的绿色发展会潜在地伤害非洲人民，这包括：用于绿色能源生产设备的钴等矿物在非洲开采量及对欧盟出口量增加，加速欧盟对非洲自然矿产资源的潜在控制；欧盟通过低碳项目推动非洲种植特定植被，导致非洲土著的土地被侵占和农作物品种单一，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造成灾难性影响；为促进非洲气候治理，欧盟将对非提供融资，但大部分以贷款形式出现，这可能会让非洲

① “The Philosophy of Colonialism; Civilization, Christianity, and Commerce,” Violence in Twentieth Century Africa, <https://scholarblogs.emory.edu/violenceinafrica/sample-page/the-philosophy-of-colonialism-civilization-christianity-and-commerce/>, accessed December 20, 2023.

② 王翔宇：《环境问题：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绿色冲击波”》，《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 2 期，第 65—68 页。

背负更多债务等。^①可见，欧盟在非洲推广绿色发展项目的理由冠冕堂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促进非洲绿色发展，背后实际上存在满足欧洲本土绿色能源发展、掌控非洲矿产资源、追逐欧洲金融资本利润和干预主导非洲事务等目的。

第二，欧洲跨国公司对非洲森林和草原业务的严重破坏负有重大责任，欧盟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同谋。目前，不少欧洲跨国公司出于对特殊植被和农作物的需要，大量损毁包括非洲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雨林和草原，对后者的生态造成严重破坏。例如，根据“全球见证”的报告，法国米其林公司和德国大陆集团（Continental AG）等欧洲顶级轮胎制造商从西非和中非采购橡胶，而这涉嫌通过砍伐当地森林和损害当地人的土地权利来建造橡胶园。2020年，非洲有6个国家（加蓬、喀麦隆、加纳、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向欧盟出口了价值5.03亿美元的天然橡胶，2000—2020年这6个国家有200平方英里的森林因为大规模橡胶种植园而被毁坏。^②

虽然欧盟某种程度上是激进的全球环保力量，例如它通过了《欧盟木材法规》（EUTR），以监管国外森林面临风险的地区相关商品进入欧盟市场。该法规加强对棕榈油、大豆、牛肉、木材、咖啡和可可等商品的监管，但橡胶被认为是欧洲所需的重要原材料，因此不受《欧盟木材法规》的监管。这当然部分归因于欧洲轮胎和橡胶制造商协会（ETRMA）等资本行业的有效游说，但也表明欧盟在事关非洲重大利害和应对气候变化重大事件方面，并没有真正维护非洲利益和积极减缓气候变化，而是选择维护欧盟企业的利益。不仅如此，欧盟放弃了对成员国金融界资助破坏非洲森林和草原业务的监管责任。欧盟企业有关非洲橡胶园的业务得到一些银行的大量资助，荷兰合作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等在为与非洲森林砍伐有关的公司提供融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③但欧盟直接放弃了监管责任。

① Eric Njuguna and Maya Ozbayoglu, “Africa – EU Summit: Neo – Colonialism or Justice?” Euractiv, February 17, 2022,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nergy-environment/opinion/africa-eu-summit-neo-colonialism-or-justice/>, accessed December 20, 2023.

② Malavika Vyawahare, “Rubber Used by Leading European Tire Makers Linked to Forest Loss in Africa: Report,” Mongabay, July 6, 2022, <https://news.mongabay.com/2022/07/rubber-used-by-leading-european-tire-makers-linked-to-forest-loss-in-africa-report/>, accessed December 20, 2023.

③ “New Investigation Reveals Rubber Is the European Import that Poses Biggest Threat to West and Central Africa’s Tropical Forests,” Global Witness, June 16, 2022,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press-releases/new-investigation-reveals-rubber-is-the-european-import-that-poses-biggest-threat-to-west-and-central-africas-tropical-forests-linked-to-520km2-of-deforestation-since-2000/>, accessed December 20, 2023.

第三,对非洲人民生活造成潜在危害。欧盟一些单方面对外法规并非针对非洲,但对欧非关系造成重大影响。以 2023 年“任意毁林产品”(deforestation-free products) 监管法规为例,该法规的出台对非洲造成负面冲击。该法律条文将会使世代以种植咖啡豆、可可豆和棕榈为生的非洲农民突然发现,他们的农业生产正受到远在欧洲的法规制定者的质疑。这看似是积极的一步,将改变非洲落后的生产方式,并改善全球气候变化现状。实际上,它只会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加到非洲人身上,包括采用当地难以承受高昂成本的生产方式,当地面临更严苛的生产监管和更冗繁的销售流程,当地居民因欧盟减少进口而失业,非洲国家关税收入减少,在对欧盟经贸关系中处于更弱势地位等。而欧洲人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并享受各种好处,从而使该法律“惩罚那些对(气候变化)危机负有最小责任的人”^①。因为在欧盟监管过程中,受到终极冲击的是非洲农民和出口商,欧盟还可以从为非洲提供相关融资和技术中获取额外利润。

结 语

自 21 世纪初以来,欧盟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欧非“平等伙伴关系”建构,无论是政治领域召开峰会,还是签署新的“后科托努协定”,或是《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和文教领域交流加深,都旨在建设一个更为密切而平等的欧非关系。但是,在这一关系建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的惯性,或出于主观意愿的影响,欧非关系依然无可避免地沾染了明显的新殖民主义色彩。或许对此可以有一个最为根本性的解释,那就是 21 世纪初以来,欧盟之所以调整对非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领域加速强化与非洲关系,致力于欧非平等伙伴关系建设,背后存在一个战略考虑,即欧洲国家正把当年殖民过的国家看成新的砝码,^② 以便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地缘政治竞争中取得优势。在此战略目的中,非洲更像一个工具,而非平等合作伙伴。

宏观地看,欧盟在推进欧非平等伙伴关系过程中,欧非关系发生了一些有利于非洲的变化,比如获得欧洲绿色发展资金和技术援助,在基础设施领域得到欧盟支持,在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以及其他领域的地区治理方面得到欧盟资助等。但从根本上而言,“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① Peter Horsten, “Is the EU’s Deforestation Law Helping or Hurting Africa?” September 22, 2023,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us-deforestation-law-helping-hurting-africa-peter-horsten/>, December 24, 2023.

^② 姜宣等:《此时为殖民道歉,欧洲打的什么算盘?》,《环球时报》2023 年 1 月 3 日,第 7 版。

思考去殖民主义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① 如今，非洲想要在政治、经贸、安全和其他各领域真正摆脱欧盟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束缚，以下几方面尤为值得思考并付诸行动。

第一，利用欧盟对非“平等化”进程，尽量推进双方实质性平等。基于历史和现实原因，非洲无法在短期内，甚至在很长时间内摆脱对欧盟市场的依赖。因此，如何谨慎对待欧非《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使非洲不会受到欧盟市场的过度盘剥和形成过度依赖，是非洲国家需要关注的问题。非洲需要认真处理好谈判进程，可在推进欧非互惠自由贸易的同时，就如何消除欧非贸易给非洲工业化带来的冲击、促进非洲农业可持续发展及非洲统一市场等，进行另一轨道的多边谈判。

第二，致力于推进非洲大陆一体化进程。冷战时期，一些非洲领导人基于泛非主义的愿景开始推进政治意义上的非洲一体化。如今，非洲已经开启大陆经济一体化方案，2021年1月1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启动，这是非洲区域一体化和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将极大地促进非洲国家扩大和改善内部贸易，降低对欧盟市场的经济依赖程度，从而有效地摆脱与欧洲的殖民主义经贸关系。

第三，积极发展与其他地区国家的关系。经济依附及政治与意识形态控制是非洲至今仍然遭受新殖民主义威胁的重要原因，而积极开拓发展与除欧洲外的其他地区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将有效对冲欧盟市场对非洲的影响和控制，并增加欧盟在非洲市场的竞争压力，逐步改变欧非关系的新殖民主义性质。

上述途径意味着，非洲真正的去殖民化不能仅仅从具有新殖民主义性质的欧非关系本身去寻找，而应开拓关系网络，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南方国家的关系中寻找。欧非不平等关系的平等化和去殖民化不只取决于欧非关系，更取决于非洲与欧洲之外世界关系的发展。非洲与南方国家的深刻联系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非洲与欧盟的关系及非洲自身的命运。

（责任编辑：李若杨）

^① “EU Must End Its Neo – Colonial Attitude Towards African Countries,” The Left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November 16, 2017, <https://left.eu/eu-must-end-its-neo-colonial-attitude-towards-african-countries/>, accessed December 24, 2023.

The Land Issue of Tribal Conflict in Sudan's Nuba Mountains

Liang Juanjuan

Abstract: The land issue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root which resulting in the repeated outbreak of conflict among the Nuba mountain tribes in Sudan. Nuba tribe and Baqqara tribe have formed a kind of complementary and symbiotic autonomy system in the history of more than 200 years. The conquest and rule of the Turkish – Egyptian regime, the Mahdi regime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regime was the historical cause of land disputes and tribal conflicts in this area. After Sudan's independence, the changes of land legislation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ment impacted the traditional Dar rights of the Nuba tribes, further aggravated ethnic differences and political – 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the Nuba Mountains.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Civil War in Sudan, the political balance between the Nuba people and the Baqqara people was broke and evolved into a highly politicized inter – ethnic conflict. In the process of Sudan's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improper polici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have intensified the fierce competition for land resources in the Nuba Mountains,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uctural factor leading to conflicts between the farming and pastoral tribes. 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he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has not succeeded in resolving the land issue in the Nuba Mountains or in reaching a consensus among the tribes to maintain peace. The political rivalries left by the Sudan's civil war and border demarcation problem have revived fighting in the Nuba Mountains, while land rights disputes remain the focus of the conflict.

Keywords: Sudan, Nuba mountains, land issue, tribal conflict

Author: Liang Juanjuan, PhD in History, lecturer of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Xi'an 710122).

European Union's Africa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 – Colonialism

Jian Junbo and Yang Zhao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EU's Africa policy has undergone profound adjustments. Strategically, it tries to establish an equal “partnership” with Africa in lieu of the past “donor – recipient” relationship; Economically, to push forward the negotiation of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EPAs), so as to abandon unilateral preferential policy to Africa and build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 rela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focus on promoting cooperation in infrastructure and energy fields through its “global gateway” initiative; and in the field of security and defense, mainly to promote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Africa, combat piracy and implement multiple anti – terrorism operations in the Horn of Africa, the Gulf of Guinea and the Sahel. Although the EU's multi – field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has been deepened and innovated, the degre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U – Africa relations has been improved,

and the “equal” relationship in form has been highlighted, however, the EU’s policy toward Africa still contains a profound essence of neo – colonialism,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EU consolidates and utilizes its power advantages in its cooperation and negotiation with Africa to maintain unequ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carry o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Africa and seek controlling power in the continent, take exploitative economic policy to Africa and promote Africa’s high dependence on the EU market, shape African identity by Europeanization, and destroy African socie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future, for Africa, only by strengthening its internal unity and deepening cooperation with other southern countries, it can become independent from the shackles of EU’s neo – colonialism and realize a truly equal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Keywords: EU’s Africa policy, neo – colonialism, partnership of equals, independence and self – reliance

Authors: Jian Junbo, Deputy directo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 Europe Relation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Yang Zhao, 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Morocco’s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since Mohammed VI

He Zerui

Abstract: Since ascendance of Mohammed VI, Morocco has attached increasing importance to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which is not only out of geopolitical and geo –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but also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deepening process of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and Africa’s increasingly strong capacity for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ideology, Morocco emphasizes that as an emerging country in Africa, it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share it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with African countries, so as to enhance Africa’s ability to set its own agenda and develop with its own resources. In practice, Morocco has carried out fruitful cooperation with many African countries in areas such as investment, energy transformation, electricity popularization, food security, and human resource training. However, Morocco’s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also faces a series of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cluding geopolitical issues, the tension betwee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the gap between foreign policy and social cogni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all parties to jointly explore effective ways to promote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in Africa.

Keywords: Mohammed VI, Morocco,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Africa’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uthor: He Zerui, PhD candidate of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